

集部

衡廬續稿卷十

明 胡直 著

墓表

族祖順菴公墓表

於戲世孰不知貽子孫哉贏而筐箱不如樸而義方腴而廩庾不如瘠而詩書何則義方在則可與知趨詩書事則可與有植也若予義和近代累葉迄無豐産惟幸

抱樸喜義務治詩書自予有識以來覩記曾祖行若愚菴公拱南園公教此二老者皆近無懷氏民也祖行自謙齋府君以下則有樂善公行福心田公仰耕𡑞軒公昌德最少為順菴公其樸而近義咸足以護持元氣維植家範為盛代醇民順菴公諱錫字仰祚即南園公冢嗣也少負義氣非公正不發憤以窶遊東粤為下賈時城中豪家有逆僮盜百金餘匿公舍中公執之僮願輸金于公以逭公曰吾豈以金易義乎卒白其事粤人至

今高其義不置口越數十年稍羸囊有羨貸人不責重息服食則仍與最下者埒平生非禮聲色未嘗入耳目事南園翁務得歡心有疾藥湯親嘗嘉靖癸卯翁卒哀毀骨立葬祭稱力要不詭于禮母陳孺人孀居生事葬祭一如翁禮歲壬戌例行丈糧邑侯楊公署公分任其地鄉鄰咸誦服之三族議修譜建祠皆曰各族非無長者惟順菴公端謹諸凡監督請都其事數年不少倦族人莫有以私議者時舉家約推公為約首長公率以正

又能堅忍不憑氣族中萬指莫不唯公聽鄉有槎灘陂

灌兩鄉九都宋中元末五姓築陂吾胡氏其一也至是

陂圮公與衆姓鳩力修築兩鄉利賴如先世焉末年二

子不禄公力教諸孫萬歴丙子次孫裘補邑庠弟子員

公督從子問學一時學博縣侯稔聞公高義肅弟子賓

公鄉飲又因八衺欲以例榮公冠帶公皆固卻曰不爾

則吾且入山之深矣庚辰伯孫胄甫授徒東粤夜夢大

雪見公夢中囑以人道大端遄歸時五月之三日公尚

健飲不日輒呼諸孫示弗寧趣治後事又戒以立身立家語語畢告終正寢矣實五月十日也遡其生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三祔塋西岡南園公塋左某向配長隴張孺人生子二長某次匡羣娶蕭氏孫四長即冑甫娶某氏次軫甫蚤卒次即裒字箕甫邑庠生娶某氏季昴甫娶某氏曾孫某皆羣後予嘗觀太史公言閭巷砥行立身若斯人亦豈易覯哉彼巍爵膴禄與阡陌萬鎰之夫尚林林鶩恣睢圉奪不肯休况布褐士乎以公所操

執行事獨端且知義終其身有裨族里焉允哉其閭巷醇民夫故曰不易覯然吾所述數君子者其後皆能毓雋治詩書安知天道不有在耶吾故表順菴公墓而三致意焉

贈監察御史慕雲楊公墓表

公諱紹祖字棊邑楊文貞公五世孫也先世具史傳暨諸載籍父諱思堯白雲其號故公號慕雲向白雲公遊道日廣盜客死虔中人睥睨公孤且孱謂白雲後將落

也而公則日夜泣恐墜先人緒既長聞舅氏武陽王先生講業龍灣之間公師之聽其言躍如也一時龍灣子弟自以篤實出公下母王氏拮据勤家尋卧病不能治産公壹稟令而後敢言行事藥必嘗乃敢進是時太母劉春秋高而王又向依外王父居公知王所以觖觖如有失者凡以劉故則迎劉來並奉之會劉七十公日為擊鮮倫膚上觴跪祝又集諸里婦置酒大洽而劉始驩甚其年公舉令侍御君王抱侍御君弄之膝上以嬉劉

曰抱孫抱孫而劉益驩甚久之王病痢且劇又不欲醫來公曰柰何束手以從毋命苟能獻海上仙方者不難千金已乃果得秘方而王竟起及劉病公無以異乎侍王病也先是劉最愛少子視白雲公稍後其視公如之公誠孝得當劉驩心而劉卒幸愛之視猶少子斯益見公哉公自問學以來日窺古人行誼歲時伏臘雖瓜祭必敬而尤嚴于祠墓白雲公初葬清溪以形家言刻日改厝會有言日在大火之次不利已諸公曰吾憾不旦

夜安吾親也寧事異日亦寧有火墓者哉趣啓棺果見
蟻公且泣且詈曰幾敗乃事畢事三日而廬室火公竟
無悔其篤於養生送死類此公喜賓客又不侵然諾一
旦扣門有急必應或乞錢於公不給則乞諸人以應之
而不收券書至人負之勿問也里中往往誦義而族兄
通政公亦曰是且類我公既晚尤勤誨子知御史君之
穎脫也乃日夜程督君學大要重先世清白故君以甲
戌成進士始令東莞課最贈公如其官既登御史臺未

幾月即擊去秉銓大奸天下咸誦文貞公有賢孫而莫知慕雲公式穀之為力殷也公於是蒙恩改贈其道監察御史元配南坑蕭繼大蓬蕭贈封咸孺人有丈夫子三人長寅春嘗從予學南坑出仲即侍御君今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季寅冬咸有文女一適予族子太學生起鳴則皆大蓬所自出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七葬今某山某向之原侍御君謂予故好也以墓表請予雅聞侍御言人子欲論譔其親之美當如畫

史傳神則庶幾哉子孫仰瞻若將見之予深有味其言

雖然俾畫史者未逮親覿見其形容則能彷彿未盡也

昔者吾武陽先生抱道士也公舊學于武陽予得因武

陽交驩公以予之鄙為公論譔而表著之者豈獨彷彿

哉矧曰文貞公以四朝元勲光昭于先後嗣若侍御君

又以直節鳴天下公上承下啓而婍修若此公誠可表

于世夫

龍池劉公墓表

余往在都下友人麻城耿伯子屈指海内同志必稱其邑友劉君師召因得習君先子龍池公茂行隆慶庚午余視湖廣學與二三君論學齋安劉君在焉遂手耿伯子所為公狀暨大司馬劉端簡公銘示余而謁為墓表按公諱光字德厚麻城河東故有黒龍岡劉氏世居曾祖王父而下陰行善公少敏治春秋以諸生高等舉正德庚午上春官不售嘉靖丙戌母老謁選授汝寧别駕甫下車能決屠闘誤殺傍人者如律遂以敏練著稱確

羅二邑獲盜出官兵誣服者移成獄于公悉平反之初執成案者始不悅已乃知公無它腸遂反相得自是旁郡有疑獄爭質成劉别駕者尋巨盜殺守備官兵亡他所莫可執何監司檄公擒捕卒用竒計縛二首惡獻當事者奬以百金公悉頒諸用命者郡守復用五十金相勞公還之府藏曰吾分也敢受上賞事聞闕下下本兵論公首功而公丁何安人憂服除補廣州府所屬連州二水洞巨盜叛服不常時且薄城聞公先聲乃悉就撫

聽繩束不月餘而境內平視篆南海大豪數與民爭淤
田莫能制公至爭所著為令甲曰已納賦者直不者曲
豪乃帖相率勒石記之公素彊直廉峻廣故多珍貨而
公澹然獸以不善脂韋失督府意調柳州會安南有釁
檄從勑使往勘問既至夷皆輸服不煩一戈是時公已
搆疾遂乞歸先是公用廣州判奏績進承德郎贈父母
如官歸自柳州杜門謝事非公不見邑令日與熊司理
其者徜徉吟咏有塵外風致鄉人稱河東二老云公悃

愊不修喜怒不見與人處油油然居常儉朴糲飯疏布
意恬如也其家範可世世法邑大夫欽風造廬扁堂曰
耆德有大事則就問公忽謝世卒之日邑博黎君大鵬
汝寧人甫至聞同僚出吊未知吊公已乃拜于幕曰自
公去吾汝且三十年吾汝尸祝之如一日孰謂大鵬至
是邦不得奉色笑言未竟涕霪霪下易簀時立仲子等
床下訓曰吾年將及耋何憾若第能俾余與程太中同
遊地下死即瞑目仲子即劉君師召氏也公有丈夫子

四伯某邑庠生先公卒仲師召仕至松江府通判叔師皋亦庠生季師啓嗟乎公望仲子等遠且大仲子果淬礪躬行自麗于道居官政教與俗吏異指卒偕楚侗耿君柳塘周君發明孔孟宗緒世因君益信學君蔚為醇儒善成公志公所遭固不庶幾大中同流者哉予以是表公于石不辭

行太僕卿進階嘉議大夫月川王公墓表

昔吉水羅先生文恭生平慎許可雖貴勢人百方不能

繆得一語之褒惟黄陂月川王公來令吉水文恭眎其循廉則為扁其堂曰清白又為對語有生我桐鄉期君清獻之詞一時覽者謂公得重語不啻榮袞自非質有其事其烏能致之時吉水方行丈田公必與文恭講求行之卒不為屬邑故樸而文公與民興革條教法令不為鉤距境内大治已而遭旱魃禱雨輒應又賑濟有方所全活不可數嘉靖癸卯予時領鄉書出公門下公因語曰吾政無它長惟晝覸耕犂夜不聞鳴犬足矣然公

用是一不為表襮故知者希三年陟為南戶部主事毋憂去服闋補北戶曹出理雲糧餉恊謀督府擒虜有功蒙恩賚白金拾兩尋遷郎中督邊儲先是宿蠹蝟積公悉守令甲月成歲會遂絶乾沒之弊擢守保寧公至會採木命下亟為調畫夫役迄不至擾又嚴束黠吏力禁民暴辯雪士寃弭蒼昭巨盜民為樹古閬遺愛碑士為著廉二千石說人為實録辛酉陞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訊黔國之毒解黎副使林叅議之誣御史始猶難

之公奮然曰若是則寧褫吾官吾焉能誣人以媚人哉
御史竟不能奪壬戌陞甘肅行太僕寺卿居二年遂以
疾請致政歸既歸絕不口時事暇則以圖史花卉自愉
予昔兩持楚憲公未嘗以事干旣晩課孫以文日卷如
也隆慶改元覃恩晉級嘉議大夫秩三品萬歷乙亥春
偶疾竟弗起得年七十知者謂公位與年咸未獲上躋
以為公悼予常觀古之傳循吏者或以縣令或以郡守
不必其官或以一事或以三載不必其時若公則令守

操若畫一而先後謦出一口古人所稱奉法循理可以為政則公之謂也公所為顯與夀者固不在玆乎矧公臻上大夫之階登古稀之筭子孫三世又䋣䋣足繼也而固曷少哉公諱𩆜字汝明月川其號父𧦅以公貴贈戸部江西司主事母熊太守弘女贈太安人配余氏封安人先公卒子一化熈太學生孫男一師曽亦太學生曽孫男一嘉元化熈以予習知公屬予門人熊生徵夔越江蹈湖歴數千里請表公墓嗟乎此予分也曷敢以

不敏辭乃為首揭公吉水保寧事以俟傳循政者考焉若夫公之孝友質厚則有家族鄉閭之口實存固沒世不諼也茲不具載

確齋處士墓表

吾胡氏自仲祖承先大夫緒業以富厚甲閭右其後多匱約雖詩書纓組相繩而約自若迨無陵粟穴金之藏然家世負氣伏義又勤朴不事侈靡即窶極亦能以纖嗇逐時致積居取充衣食無至餒絶而有義舉即爭奔

走馬視里中數百年間富厚者屢興屢仆而吾胡氏亦自若故不以貲著而以完稱若吾確齋處士則亦以纖嗇致積居又不獨充衣食已者也處士名厚字仰堅父靜軒翁沄母陳氏以其年月日生處士自其少已有心計能忍嗜欲時節縮勤菑播不遺餘力又嘗從靜軒翁遨嶺表行子母錢不過督逋貸人競趣之中年致有蓋藏然處士喜信義一然諾不肯自食又恂恂謙慎覸其體貌眇不勝衣然閭倡義即無不踴躍于時兩鄉興求

仁之約吾胡氏亦故有家約而從史後先之者則處士力多也末年敦樸猶故不一御綺麗訓其子素無廣田宅素守其言到今不敢違生平自以仗義惇信履謙守儉四者確乎無以易也故自號確齋郡搢紳大夫士高其為人咸有文叙述處士行事具悉嗟夫使處士非質有是四者載而行之則無以居享而致斯譽也故觀所享而知仁義亦諒矣哉處士以某年月日卒得年若干子二某某令子素以某年月日奉處士塟某山某向之原

乃徵同邑尹大夫十洲君銘其墓而屬族子琪為表之夫人飾情矯行可欺遐方而不可愚里閭竊言令色可媚里閭而不可範予嗣處士逝幾何年矣而子琪急義後利獨殷如捐陂金輸社穀助搆求仁約寓出力不尠是非處士遺訓懿範而孰使然哉向使予族人行皆處士則古所謂安其居樂其食時吏不至呼門可以幾矣予故叙而表之用勗夫嗣處士者益勸而成乎

兩封安人王母張氏墓表

子越舞象之年赴諸生交荼泉王子王子少予一歲已先遊庠有聲稱矣既予先受室而王子踰數歲乃婚予鄉沙里張安人張安人與予室蕭去舍許睦若妯娌歲時問訊織道萬歷辛巳予室背棄張安人抱哀甚今年癸未之夏六月乃安人亦相繼逝矣豈相為期耶悲哉張安人諱某父遇自號清溪居士正德戊辰進士煥其族父也母蕭氏以嘉靖甲申九月十七日舉安人居士相攸耳王子名授意妁者聞諸贈公矢齋先生遂締姻

馬年十六歸王子時嘉靖己亥廿九日而明年庚子大比王子亦以是日揭榜列江省第一人是時劉太安人治家嚴勤衆虞安人少婦難膺乃安人折節自女紅外旦夜不自休躬親囱爨習庖割始戞戞乎久乃便焉遊刃若畫一薦諸姑姑已心賞之又能先意承順無弗姑是悦劉太安人乃大愉曰少婦誠賢而安人未嘗一日自伐其能居妯娌間詵詵如也贈公病膈贊王子迎國醫供糈恐後越嵗如一日劉太安人晚病怔忡易恚安

人益俛俛候伺弗越寸晷既沒哭彌痛曰操習成我語未嘗不濕衣也乙未王子謁選㕔吏事告受校官得華亭華亭士習稍稍異鄉邑王子每扑其不若于訓者安人則每諫曰子無以鄉邑眎也恐叢怨于子躬王子為怵然聽之繼遷國學寓禁城東北凡客訪自西南來者十里而遥王子必延留安人具饌必時必腆雖僮從腹不逮楬它家多不爾客以是知王子有賢相後轉大理亦然于時王子有審録雲貴之命偕安人南旋丁卯莊皇

帝改元覃恩明年册立東宫安人兩膺封典翟冠霞帔
族戚交榮而安人固退然一若少婦時自家庭至踈屬
卑行類能絶甘分少有急必應貸而逋與償不足券者
置勿問其自御蔬食疏布恬然王子未五十自觧官安
人無不從叟晚年喜佛晨夕禮足歷二紀無懈視臧獲
不忍加撻撫妾媵迄無猜意以是中外咸誦安人賢如
出一口無不祝安人遐算閲及孫曽然安人竟病瘠弱
又欝欝為孫晚遂逝得年才上六袠豈其壽不以年而

振振繩繩者已逆覩身後矣王子慎遴壟所獲四十八
都下龍門洛坑虎形其向以是年某月日安厝乃自誌
壙内而屬予表墓外且曰安人益友也予耳熟安人閫
行良然王子諱澍字尚涵號茶泉以大理寺寺正致歸
子一女庠生有儁才女二長適予友歐陽子子斯敬亦
庠生安人出次聘康太尹孫某側室李出予猶憶歐陽
子與王子及予相為贅婚事如昨朝然今歐陽子夫婦
與斯敬久故而予室又偕安人同往予乃為詳其事如

右葢既可述而彌有可感者存

壽藏志

新創吉水龍家邊壽藏志

胡子以萬厯癸酉上書解廣東按察使歸養丁丑周太安人終窆邑東之鄭家原牛闌丘背距贑江八里許胡子服除益抱瘵遂謝當時跧伏山隩凡十霜而年且六十五矣于時配蕭安人亦棄去方艱卜兆友人侍御賀文南君以壞讓葢在吉水張家渡之下流三里許曰龍

家邊山脈自青原蜿蜒歷數崇嶂為雙峯逆奔踞江而止贛江走其下其右砂逆抱而成案案内水左旋若螺旋乃出江江外特朝即娑羅山若冠葢焉青烏家面勢為卯脈申庚向宜又狀其形曰伏地獅或曰下山蜈蚣交稱吉胡子乃令子順瑩其右厝蕭安人遂自營壽藏居左方而親友觀者紛紜諗于胡子曰先生之營是也亦蚤矣胡子曰嘻君何覬之晚也夫有生必有死古之賢聖唯以朝聞夕可為難而事詎可免昔司空表聖既

豫為壙又引客飲酒賦詩其間謂曰吾寧暫游此中哉雖然此有數存非予能就避之也予曩歲偕同郡諸君講學青原山夜夢見山巔嵬崔蹋躍矗矗下其麓有塚人曰此君家塚也詰曉以語門人鄒子元標鄒曰夜中王君㫖亦為先生叶此夢王與鄒俱吉水人也已而君至諏之良符令此壤隷吉水山脉乃果自青原山發也豈不異哉雖然尤有異焉去歲之春予方泝小艇謁先太安人墓于牛閑丘取道龍家邊眄而躡其山足已心

卜斯壤矣然先宿夢予邑龍西華先生以物見畀晨睹此壤諏之為龍家邊有龍姓者宅其左又半里為西華觀心益自奇以其地遠置勿問乃不知侍御君之讓即斯壤耶豈不尤異乎哉人之視生死大矣乃不知生與死以逮歸藏之所則皆前定久矣而君果何嫌又何疑之疑為觀者亡以應於是築之翼如皋如貢如其友蒙山陳子為題其額曰泰和義和里胡氏佳城胡氏上世繇醴陵轉金陵徙泰和之義和里胡子名直字正甫始

號盧山子嘗游衡卜隱未果而所居據衡盧之交旣晩
稱衡盧耕雲老農云胡子少孤年廿六始慕聖人之學
乃從學歐陽文莊公繼學于羅文恭公三十七入仕今自
顧老矣而又稔瘵莫能大樹以光斯道有慚德焉然自
信惟朝聞夕可日有孳孳兀然不知死生之將代乎前
而又況世之榮辱毀讃乎哉所著有胡子衡齊八篇詩
文若干卷高祖哲寳坻訓導曾祖爾極祖行恭父晴岡
府君諱天鳳贈刑部雲南司員外郎母漆田周氏封太

安人生子三長即胡子娶茅園巷聮科里蕭氏即蕭安人以今年仲冬十有八日安厝右穴生子一即順也孫男四士統士紀士綸士經胡子以龍家邊去舍七十里而遥乃獨詳墓事著其本末用祈于知言君子以詔來葉作壽藏志

衡廬續稿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續稿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姜樹

衡廬續稿卷十一

明　胡直　著

傳

少保趙文肅公傳

趙文肅公諱貞吉蜀之内江人字孟靜號大洲宋丞相趙文定公𣪍其先世也公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人呼天童又曰公輔器也年十五讀王文成公傳習

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逺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
仕從不許遂遍誦六經以自求之同舍生方沾沾程舉
子業非所好也嘉靖戊子領鄉書趍走謁故相楊文忠
公里第文忠延語稱曰是將為社稷器吾兒慎弗逮也
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飈忽若是遂無修出世
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强令赴試
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是雖治安策
弗能絶也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

特旨留館授編修公因感思上初年鋭意聖學後稍陵
遲頗感方術遂疏言數求真儒以賛大業執政見之不
懌公退與同志友尹公臺徐公樾敖公銑等切劘不與
世比踰歳謁告歸蜀邑士雲從乃為發明大學致知本
訓西蜀士浸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則昉自公也二年
出與冊封事再謁歸三年復出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
會試同考試官未幾三謁歸又三年復出始與内廷供
奉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

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其於聖門性道之旨蓋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由性不明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為訓大意以天命本然者即良知也此萬事之母百行之主習識雖蔽不能滅其明習氣雖累不能害其眞是天之所命不容人偽焉者也為性率云者以之為則不失其度繹也自一念至百為感應自一身至家國天下皆則於天命不失其度則道不可勝用矣為道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

夫以萬有之習日馳騖以求勝其欲則天下之日入於亂不難矣于是有聖哲出皆欲人反己漓之習以修道而復性也為教諸士聞者憪然有立志汰習以求復性者若濯而新是歲為庚戌公嘗語當事者曰敵將大入盍為防禦計已而八月之望敵果闌入古北口內蹂通州進薄都城公乃上獻計破敵疏請急遣官捧詔激勵各軍營許開損軍令凡獲一級賞銀百兩是時敵方有求貢嫚書入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可否

日中莫有發一談者徐公將取簿二署名書之公獨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敵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内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退敵竒畫公曰為令之計煩為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録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它無可為竒畫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輔臣嚴嵩曰趙某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命

下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
并給銀惟所措然未有督戰事權可統攝諸將以行者
也公亦先以是請于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者素
銜公兾相齮齕而甘心之故既不與事權即兵曹一護
卒不可得于時敵騎充斥公獨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
鸞營次過諸將咸宣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
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敵則屬鸞傳諭而公以次
晨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事權督戰已撰有

疏草矣而鷙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謄疏故為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覲措畫第為周尚文沈東懷怨詔錦衣衛逮杖遂落職補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史然一時海内識者誦公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釁不開國勢日尊者皆公力也公至荔波久之總督軍門張公岳檄議經畧公行遂便歸省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禄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

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參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
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是歲以賀萬壽入都中明年陞
南光禄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
以提編加賦為第一義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户
部右侍郎時公已聞外艱歸矣辛酉服闋得旨改北户
部右侍郎然初非嵩意也抵任上即屢遣代祭示眷嵩
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户侍一員職督糧以便
練兵嵩遂以屬公意在出公為異時連坐計且召公酒

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户侍專管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皆有職掌即部中催與出薊州催何分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户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請告上遂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次相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為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親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遂并劾公竟奪官去

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廵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為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意一之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庄嘗為諸生復申致知之旨又為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即性命即天然之則也而後儒乃不指言中為何物至以為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痛曰

先皇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補修實録副總裁官會有言登極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老成醇德者攝之遂奉旨以原官整掌國子監祭酒事是歲八月朔聖駕幸學賜坐講禹謨之后克艱章上見公闓發有指音吐儀端大為感動垂問知為先朝新起用臣益喜動色尋命充日講官釋祭酒事賜賚有加先是北兵破石州公因與執政數議邊事稍忤乃求補南禮部尚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户科給

事岑用中等交章言趙某才德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天心贊治本不宜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有年大往南京去者仍令日講吏部遂題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陞資政大夫贈祖某父某如其官時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令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況燕薊乃戎馬塲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揀

南兵三千教鳥銃識者謂為得筭頃奉命教庶吉士徐顯卿等三十人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為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守欲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志而上之眷用意益篤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閣臣入輔大政既辭不允一日于講筵謝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朝

綱邊防弛廢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益喜于時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凡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未嘗有也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撰勅令中貴捧詣閣下咸出特典公已註門籍不出矣先是大同邊臣或有棄城失機事為廵按暨科道官交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酌治不宜含默執政不得已乃行廵按覆勘公為是遂註籍上聞温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上睠乃復出

仍上疏乞觧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仍循回護閣臣俱出姑息臣欲争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矣上以公忠誠亟慰留之是日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上姑兩解之然一時鋭意委任亟欲閣臣同心共理寔近代希覯事公益感奮明年庚午遂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畧云我朝内外御兵分隷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

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内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别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

之意向使鑾遲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歳春秋校閲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鋭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於閫外事畢則徼勅納印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奏上稱公忠謀且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

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
蜂起異同乃至朝更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贊
理機務仍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方
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為分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
院事已而本兵霍兾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大同
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既辯明且欲付法司
究問贓私以糾官邪繼兩上疏乞休上一稱公忠直任事
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旬日間授從一品榮

禄大夫散官賜蟒衣鸞帶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决乃
上給假回籍遷塟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
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
言得罪諸臣悉用超擢死者贈官廕子無乃仇視先帝
為無父無君之事又引弘治閤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
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
矣拱色變强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
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

故錦衣陸炳為徐婚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公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遲公久不至既至又未忍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第厝火未發爾亡何宣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議處置公預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亦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開邊釁然自俺荅横行五十餘

年每年邊餉數百餘萬何年無釁豈在納降是闗廟謨
令惟當從閣中請甓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敵機
宜當令督撫自善為措乃同改票如公言加那吉指揮
使阿力哥正千户當此時朝議紛然敵求封貢邊臣進
退維谷獨公與令輔臣張其力主其議亟令王督撫姑
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敵叛人趙全等九
人者易其孫且當慎交質防敵刼盟又貽王書曰吾外
憐悉怚謀之附人内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為邊計篤切

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為拱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許齊贓事抵戍後齊倚拱辯復力擊王都御史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寢不得行拱懐怒思欲一逞於是考察科道㫖從内降出公曰是將倚法為報復計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上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竟不可止公曰此既出朝命吾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抗直

不附拱者也拱鋭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次骨業已嗾心腹給事中韓楫者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休且曰願上准臣放歸田里令拱復還内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别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允暫馳驛去時上雖倚眷而拱恃故邸舊講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時論惜焉公行後敵乃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

與議㢘一子其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舊在門及舊遊高君其等咸請設教聖水寺公示之立誠已而報穆宗大漸公哭臨至水漿不入哀毀成嗽疾乙亥遂杜門鮮復會講第作擬述二通移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

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
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勒聚一處以俟來哲是歲
十月即開局編述乃為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畧曰身
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
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旿列隨
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於出世之體
出世者不忘於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
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詳公内外二篇都序及貽曽

巡撫書中至冬末嗽疾復作輟編丙子正月疾良愈作詩貽同邑馬君其示所詰亡何子左府都事鼎柱自都歸省公喜甚攜展先墓宿墓祠覺憊遂絶口家務醫來卻藥勿用自是斂目淵嘿至三月望端坐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上輟朝一日諭祭褒揚詰贈少保謚曰文肅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悲嗟公孝友天至從綰髪與弟頤古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千挫不回稍激勇退倬有鳳翔千

伋之志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亦希古之博大人哉將與天地精神往來遨乎其初荀揚諸子未足窺其奥也海内士業文章者爭高模擬公負特操不襲人後而博辯雄深瓌瑋變化如出溟海起神龍不可端崖要歸于道所著詩文子鼎柱偕門人某某詮次得若干卷進講録若干卷行于世

胡直曰子曩聞公訃率爾長號遽以病解及讀公行事

年譜又未嘗不掩卷涕下也夫公兩當巨奸若摩壘然亟欲以一身横塞其衝雖以帝眷勤篤終弗獲安其位亦勢使然也況欲行所學耶然公之匡捄彌拂齗齗行其間其功豈下握衡者哉予往幸覯公請曰吾儒能兼二氏二氏不得兼吾儒以吾儒與二氏有全偏之殊且夫性一也吾儒惟盡性故能處之有則雖經世未始不出世也二氏止見性故特終于無生雖出世未始能經世也是吾儒與二氏者固在盡不盡之間而全偏繇分

也公曰不然夫二氏咸有萬行豈獨出世而不能經世哉今觀公内外通與都部序即嚮面談語予何足知之予何足知之雖然予見今時士喜攻二氏自附孟子距楊墨例不知楊墨非孟氏莫知距也即嵬瑣黷墨如分宜者搦筆動舌類多攻佛以若所為曽不當佛之奴隸而反自嘵嘵不可悲哉彼加忮害于公不亦宜乎以是觀二氏雖稍偏然而害天下不在二氏而在功利諒矣不然公曷以能卓偉昭揭挺出斯世若此而分宜

新鄭之徒嵬瑣黷墨貽詬百代乃若彼耶於乎

宗伯尹洞山先生傳

洞山先生尹氏諱臺字崇基吉永新人也其取號以居左有石山空洞故咸稱洞山先生云母劉太淑人夢神人餽美珠白粲始有娠大父夢神登中堂而生五歲受小學誦至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語作而指曰至言也聞者異之甫齔侍父少宰公甚司訓吳縣業已慕故相王文恪尚書劉鈇柯二公心自負束髮又隨往潛嘉靖元

年公卒于潛哭幾不生居喪如禮以孝聞戊子舉鄉書
明年入南雍名震白門乙未登第肅皇帝御覽子大夫
列十二卷者命與一甲並梓行世改庶吉士讀中秘書
故相顧文康張文忠二公屢簡先生文與内江趙公更
相雄稱二雋云費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
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
以它事文康為力解諷令造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修
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一切

饋餉及覲先生儀節迄不敢言饋事使竣登衡嶽窺金
簡上祝融慨然思禹功而詠歌之追尋朱張軼步剏倂
建二賢祠辛丑充會試同考試官癸卯請乞終養三年
劉太淑人即世又哭幾不生既襄事猶粥食羅大宰鄒
大司成兩文莊宫賛羅文恭數勸勿滅性始肉戊申除
舊官乙酉同修大明會典庚戌復充會試同考試官策
問及重臣權臣上覽亟取臣鑒録賢姦傳省覽為之慼
動緜是稔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

相中者進讒輔臣嚴嵩曰權臣葢指公也嵩陽荅以好言而中心怨次骨矣國子缺司業序得遷會趙公新起復褎裴聲先生既分俸助又諗於嵩曰趙寠甚司業有銜舍馬皂願先趙嵩笑曰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督六舘生首在端習所獎拔多為名士辛亥以舊官兼翰林修撰回坊專理誥勑先生曰是所謂代天言也故其言鶩古雅不為偶麗咸寧侯仇鸞新柄兵請互市隂實憚敵欲以款

之鑾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鎜曰有如上怒逮君柰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壯之巵酒會鑾先伏逆誅録入上覽摘策中數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為對乃令廕臣世蕃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先生竟確辭之以是怨日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年陞南祭酒嵩舉巵酒曰何以別不穀先生從容請曰楊

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顧相公勿貽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退為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屬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謁嵩以請嵩諾而曰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决謀諸鄢懋卿鄢持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内稍知王捄楊竟莫知出先生也甲寅過家見邑士五科弗舉㑹文廟火乃相邑西廢署徙之捐百金賛厥成自是登名天府者橋起是年艤舟玄潭期鄒文莊羅文恭二公及郡搢紳士無遠近咸集盡擄

所學諸士喜曰得先生斯學其益昌乎涖任首革典簿廳宿蠹太學諸生欣欣向往遽改北道三茅時鄉士胡生直為句容學諭摯而登焉浹日慨然語曰吾嘗以新學墮言說鮮躬行邇歸頗有觸于鄒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壓壓不尠則又喜曰學在吾郡因重相勗過京口又期武進歸安兩唐公再訂學抵京獨與宗伯歐陽文莊公講磨無虛日己卯上諭嵩遴忠謹文臣二人供奉内直意在先生嵩乃以少宰茅公具及先生名進改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上於簾內指曰前行者狀元後者學士也二月特傳御劄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廕臣以金花鑲帶一輿一賀曰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孰擇先生曰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弗懌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為畫無所之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

慈録序中不禁民間服内生子語乎嵩用其言以對上
釋及莊皇即位首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
先生哂曰吾為國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上命同閣
臣餘姚李公主會試事録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
擇之語時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誹以為不經乃諭嵩
曰尹臺言自養自擇豈以朕為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
撰青詞多習為玄教語而先生止言玄德或逮青宮字
皆拂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同寮有欲

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諜賂䧟臣搆蜚語誣先生忽
旨從中出指謫先生曰朕簡任問安于曹光着罷
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御史名也詹事府缺先
生應推補又有與鄢懋卿戚者賄得之鄢故傳嵩慰語
先生戲之曰君為都御史乃為相門傳語客耶亡何陞
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察與太宰王公㸃陟惟允
大司馬譚公少宗伯殷公方面朱君薛君為郎時以與
嵩有郤部欲罷之有附嵩者部欲庇之先生皆持不可

善類獲賴以全會次當祝萬壽節旣至上降温旨賜銀
綺復念舊直之勞出内帑緋羆衣一襲銀十五兩賜馬
嵩迎上意故欲留止乃竟復南乙未三年滿誥闗進階
通議大夫贈父祖如其官適南都營兵變上下危疑甚
先生昌言曰有李侍郎在狗鼠輩不足慮也已乃果然
李葢豐城襄敏公遂也詔舉邊才先生首以王公邦瑞
曹公邦輔胡公松應薦後皆起為名臣癸丑陞南禮部
尚書故事教坊司供應公曹長及臺省諸司先生以非

典裁之是時新政府與先生及趙公皆疇昔同志相翼
已而以事與二公異議黜者搆蜚語間之丙寅秋先生
將以南尚書三年赴考御史王某乘風遂誣奏沮其行
奉旨為民然有識者知為讒中相與愕曰清朝乃有是
耶而言者亦竟以是取詬令上元年詔起原任不允所
辭介行與親族決曰吾感主上知遇出即還耳未朞再
疏乞骸骨遂歸先是嘗割腴田三百畝入社備賑復歸
乃別建鳳西書院又割田四百畝給來學葢先生早極

崇信紫陽踰泰和羅文莊公獨至中年因有寤於大學知本之旨浸與鄒羅二公語合晚年益以明學術為首務讀書至老不倦為文槩主六經而體裁一準西京葢自廷對已然詩歌儕建安天寶間無辨四方謁文者充户所著詩文及永新志凡若干卷暇則偕田畯野老談笑或乘笋輿棹小艇東猶江畔覩者不知故上卿也已卯秋感疾既革無惰容晨興櫛髮瞑目而薨年七十有四先生忠孝大節文武才猷砿言讜議著天下耳目而

卒未柄用于世有識者重嘅之

胡其曰吉郡昔繁甲第盛勣節乃若儒學則興自正嘉間蓋踔偉無前矣于時有予邑羅歐兩文莊安成鄒文莊古水羅文恭永豊聶貞襄永新則有大宗伯洞山先生相與下上羽翼洙泗人謂吉郡後伊洛而盛豈不信哉直最晚出恒繆以文字謁先生數倒屣焉及丙辰乃出門下方文場啓彌封時先生目睢睢佇覩有直名則為忻躍揖謝房考者曰得士得士蓋先生為國憐才推

轂海内士為世名卿者不鮮若尹東衡劉顯武士中錚錚者耳先生亟為引重不遺餘力曰世所需也先生豈私樹人哉伯子參軍其又與直子締媾因屬狀先生行事不敏狀之又懼文蕪不足傳乃著其大者為傳視狀不能十之二三猶掇之耳

給舍事齋楊公傳

始予為諸生從歐陽先生于海智古刹則獨與楊事齋公相切也予時録録舉子業徽纆文義牢甚事齋公故

簡嘿語出則能剖膠解殺發歐陽先生意旨沃吾黨膈
或問曰知行果一乎公曰非令强一之葢本一爾即若
紫陽訓窮理則先居敬此謂一耶二耶孔子十五志學
三十而立咸未嘗先知非弗之先也行即有知知即有
行故曰本一已而偕之南宫同舍生多貽宕鶩爲滑稽
不羈予亦時逆榘視公燕處若超然雖戲弗虐間出莊
語則滑者之意也消公素練事負濟世才吾黨有疑事
咨公輒不大繆私語予曰今欲天下平非盡汰虚文殺

縟儀必不可昔者晉弊於清談六朝抵唐以浮詞弊宋以空言弊吾懼今時之以虛文弊也予一時心推益友則未嘗不屈指公公諱海字汝容號事齋少師文貞公四世孫上世語具史志中父北渠翁碁負才累不舉期在公公狀貌修癯骯髒不自下為諸生時邑令數抑扼之翁大不懌乃督應詔入太學因居歐陽先生門友四方士相淬磨者六年舉順天庚子鄉試丁未第進士觀政刑曹日讀律不厭大司寇試假如同儕多倩吏代草

公必親製曰此皆職業也既官行人承命護費文通公柩歸葬故事喪家重王人謝必金幣而王人亦不以金帛嫌公至視葬畢即登舟趣解纜雖一蔬諸莫致也久之復使瀋府鄉戚方醵金餞公公竟遄發及歸同鄉勞之曰向行何疾也公曰吾度歸無為饋荅敢辱餞耶其先後皭然不滓若此公故有肺病不時作踰歲授工科給事中識者謂公古道素抱當時志一時蹇諤批鱗匡濟時艱表見出流輩者竚獨望公未幾肺病復作竟卒

卒之先日告親友曰天下事公等勉之又曰吾年巳四十有七過顔子多矣無所恨獨家大人未有貤典徒飲恨爾又索筆作書寄別翁迄無亂語覩者曰觀於死生之際而知學之重裨人也聶貞襄公哭公慟曰楊汝容孔門狷者嗟乎若孔門狷者豈易及哉子二伯子髙州貳守棊有才識世其業手公行事屬予表諸墓予病未逮也病間乃為傳傳公巨節軼事俾世知狷行大都云其世系生卒則有聶貞襄林太史所為銘表在

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靜菴耿公傳

公諱金字宗秀別號靜庵楚黄之麻城人也今屬黄安先世家浮光賽山里勝國季國賓以才官挈仲子必安占籍幽燕伯子必順奉母周氏徙麻城三角山居之自必順公至大振處士凡五世皆業善處士欲以儒發家弗克逞丈夫子四人公第三少穎敏嗜學乃處士欲未老而傳則以家政委公公後舉令伯子中丞中丞稟内美長有修能公庭誨期以遠且大者不猷博一第致顯庸

以是中丞六通四辟嚮往古聖賢之事葢自為諸生而已然矣中丞為諸生時所至無前邑令延禮異等里中有劉某與盜同名真盜亡逮劉劉晝無復之公故習劉良民陰諭中丞以曾參同姓名不殺人言之令釋奉厚幣駿馬跪上壽公忿然作色曰吾命孺子生若以若非盜非盜以責報報我我將盜魁媚家吳童子才乞公屬中丞受知令中丞敬諾後忘之吳後得高等德公公曰汝之才乃爾孺子何與卻謝幣公先世故豐貲至處士

稍落公毅然不淄非分即一介不取大都若此類者未可更僕數嘉靖己酉中丞未登賢書隣人子彭某先登公曰彭子故親暱彭登猶吾子登也壬子報中丞舉者至公擁篲自若中丞既第進士為侍御史迎公都門見中丞日與其友泰和胡子某南城羅子某偕諸君子相從問學公喜而笑曰苟人人可聞道也勿以我耄棄我自是駸駸乎究問學大旨逌然一以澹怡神而尤斤斤嚴於禮法之程義利之辨一時京師大夫士咸謂公有

李初平風而益多中丞薰染有自公思東歸令太宰汝陽趙君中丞同年進者也趙方用司徒郎奉差還汝副車載公偕行趙後見今成都守叔子曰若翁以侍御史父所過州縣致餽即一帑一蔬若將浼焉其介如此我勘前聞中丞奉直指西夏之命亡何改南京督學使者時邊官走千金請公為中丞關說者叱之出佯入以紿秦恭人曰此可取乎恭人怫然與公意符公曰業已麾去葢嘗子耳已而中丞迎公白門與中丞往來者皆同

志士公最敬重史君桂芳以為古道則令守嚴事之踰
年天子封公御史中丞已拜廷丞又踰年得在告凡八
年隆慶庚午中丞為故相新鄭見銜謫西粤公聞曰自
吾子以封事批逆鱗吾固知有今日何憾辛未守初第
進士公猶然曩時擁篲態癸酉今上即位中丞再起晉
遷尚符璽奉命使魯歸省公曰魯夫子之邦得幸奉使
吾子勉夫是歲公以守計部最封屯田主事乙亥中丞
遷中執法佐院事而守且郎比部未幾恭人下世明

年公八十中丞奉公山中躬執爨以饈騂當子舍鼎鐺間公為燕喜有加公好明農中丞率僕以服田公杖往觀聞田歌益樂灑灑當此時耿氏父子若不知人間世有何樂可踰也戊寅天子以中丞鎮撫八閩公聞命曰吾父子居畎畝若將終身其若今命何中丞䟽辭其執柄者格不得上欲再疏士大夫曰庚辛之際公方震懼間者天王仁聖不期年而躋蹤崇秩未有涓埃報乃茲疆埸大役閩方多故需君節鉞于斯豈得晏然自適已

閩有警報至公乃强中丞輿疾入閩受事閩人卒食其賜公於家報時聞閩人得中丞始晏堵益嫺恱見顔面已卯上兩宫徽號得晋封令官公三承命御錦綺迄無貴人態公方日夜走書中丞督報主而忽微寢疾遂捐館舍得年八十有四公天性儉樸醇厚少外慕喜施予不欲毛舉人過失恒以德報怨雅善引義解人忿争既病猶趣裝嫁族中貧女峻節姱修雖一言動若中繩然卒之夕神識不憒楚人葢稱儒長者云中丞守皆名世

仲子其季子其孫某某某咸飫聞是道直與中丞同年同志海内號最能脫形骸相切琢期翊于道視公伯叔戚也中丞自閩候代不至毀絶不幾生病間乃能屬門人建業李君登撰述公行事兾得直著之篇又不欲為揚詡以庶幾焉覩公之生氣俾少抒其繚結其於是上下李君言著為傳以傳又用㦬孝子心嗟乎某昔者親奉几杖飫醇炙樸公亦子姓近之倘令某有揚詡非所當非所謂脫形骸相切琢者也然則公雖未仕官而實後

先宋之程公珦其人盖昔者程公二子實産黄陂黄安乃割陂麻黄三邑創成後世安知不爼豆公配程公為黄安國故哉不然何子嗣之肖又何地之近也後之君子盍以是覧公焉

三才子傳

三才子傳何傳予邑羅夢傅陳良敬羅鵬三子也三子者予夙友予悲三子蚤世又不偶于時然實軼才詎當使湮没不少槩見耶故為述崖畧傳三才子云其傳曰

羅夢傳者字良弼世居邑東禪巷德安同知子理之後十歲擅舉子業未弱冠業已博通經史搜羅百家睥睨古作者軌轍邑令濮陽呂公異之舉補博士弟子員是時學士家方喜模左傳文夢傳曰是節短而氣弗鴻鬯乃獨喜為先秦西京體雅推高賈晁子長曰三代以下大文匠也為舉子業至論策輙攄所蘊下筆汪洋卓詭文彩爛郁迄不為晉唐以下語連試督學使者驚異僅列高等分宜令山陰陳公博雅士也嘉靖庚子與外簾

得卷二一為胡某一為夢傳曰是足以方駕古人矣並

薦弗録恚而語曰將留為後來者冠夢傳以書謝陳公

其大畧曰夫葉公好龍而真龍至則震且犇齊王好音

而九韶奏則倦且睡誠以二君者好其名弗好其實抑

靡有名賢魁哲相後先故也是龍與韶未為失遘也今

也有名賢魁哲先之矣而見聽者猶若二君之犇且睡

則失遘未有若今日者也雖然夢傳測所原矣且夫純

鉤湛盧世知其斷蛟剸犀也矧有薛燭為之遊談然鞸

室夫撓不足屬目則越王睨眙輕之矣奔宵逐影世知其一日千里也又有造父為之驂乘然而轡靶銜勒不見其飾則穆王中道舍之矣何則人情非獨好名乃又好其名之膚末則古今所稱希世神物又曷所借賴以行于世哉雖然世之靈修偉夫抱其席珎有以自腴不虞失遺唯虞失所知于名賢之門今夢傳蒙知于名賢左右者既馮敓矣則今日雖萬被擯落終身弗遺于世奚以戚為哉舅氏都給舍曾公雅謂人曰使夢傳得志

則伯仲李何何有哉然竟不舉以死得年才四十生平與故通政楊君載鳴同學齊名既終載鳴哭曰悲哉世不能外驪黃求千里也君寧得邁耶搜其遺文以子宋卿等幼不能緝藏竟不可得傳其業而著者今蘄州守同邑胡汝礪其外則今禮部侍郎莆田陳某是也

陳良敬者邑珠林江口人也字仁甫先世出柳溪父昌福舉進士為華亭令良敬生絶敏十歲讀五經日誦至十又五葉十七八時從父華亭聞江左徐迪功嫺文辭

祝允明工書唐伯虎工畫此三人者稱東南奇雋絶藝也心慕嚮之乃時時輟舉子業竊倣三子者之撰力能追之乃自寫蟾宫圖及為賦贄廵撫秦公秦公讀之驚曰子異時必獨步文苑矣丹青曷足從事是時良敬獨喜六朝文且曰六朝精麗莫踰王融劉勰若江淹上建平書此特下俚語耳而世反登諸上選不既左乎既歸與羅夢傅胡某一見莫逆甞與某同舟約口占為賦良敬矢口至數千言不竭試録之輒可觀某大異之因相

勸為東京以上文良敬大喜遽曰吾與子當彎臂為弓交射于先秦西京矣已而屢不舉則以書抵其曰古今人有能有不能若良敬今日則可能不能者也世之祖虛皇氏者捐家而宅太清休糗而飡太和驂駕九陽稅于赤将氏之庭此謂良敬不能則誠不能者若乃抽世儒之末緒擷時士之落英醞釀為舉子業此近日弁髦童子類多能之又類以是獵第蜚聲虎視寓内士此豈良敬誠弗能哉子知之乎夫舉子業非必欲囊宇宙攢

萬彙而為也而吾以囊宇宙攢萬彙求之非必欲濬墳典攬百家而為也而吾以濬墳典攬百家求之夫鑽木者不操錐而操龍淵捕鼠者不策狸而策蒲稍終必不相為矣故曰良敬可能弗能者也後其折節浸為古人學以書招良敬良敬謝曰是亦豈予不能哉顧言者越飛免而為者不蹀跛鱉則吾亦曰不能可也其讓之曰是亦所謂可能不能者耶良敬竟笑不從久之挈其從兄文中登匡廬絕巔覽彭蠡退讀書白鹿洞感李渤朱文

公之遺風慨然悟曰若吾黨豈盡在科第詞章哉嘉靖壬子始領鄉書又屢不第辛酉赴試道淮心動悸曰吾念老父得歸侍足矣返棹抵儀真遂寢疾竟卒年四十四良敬生平為酬應文不自惜好事者獲短牘寶之不啻拱璧族父昌積有海内文名哭之曰才子才子天忌才耶

羅鵬字日表邑浩溪人其居近歐陽文莊公宅少學文于公弟昱昱教讀五經左氏傳通其大義既長又讀荀子

老莊董賈韓柳歐陽三蘇皆精熟叩之可誦終篇為舉子業雖日試十目一目作千餘字咸綽如也少同胡其游庠又同舉癸卯遂為莫逆已又友歐陽昌咸若弟昆論文貴意勝容有傳李空同薄韓蘇不為者鵬奮然曰是豈知文者之言哉即如賈生治安策為千古絶特豈專以辭哉以其承秦之後能言教太子易風俗禮大臣偉然有三代遺意董仲舒三策咸流自心腑可以翊道晁錯公孫弘皆傑然非苟言之者與司馬相如枚皋鄒

陽等絢爚辭句間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謂西漢人文為爾雅近古者以是若韓退之原道原人自今日誦者熟爛故人多易視究其先則賈董子長恐亦不能鑿空創説若斯其當也蘇子瞻之文章人尤熟爛亦尤易視也然其間如中庸伊尹留侯等論應詔策畧策別等篇其旨皆能推道法斷國是後之論治者稽焉即賈董子長復生不能絶也何則以其色象雖若異漢而其精意則漢儁也故謂此六七公文足起衰繼漢者以是它若韓

之送二王秀才送鄭尚書韓重華等序蘇之明正曰諭
稼説蓮花漏銘清風閣記又它如歐陽子之序廖氏文
釋秘演詩送徐無黨等篇曾氏之序戰國策梁書列女
傳禮閣新儀各目録等篇此文皆發天地之秘闡六籍
之微詞澹而理腴言近而指高凡多漢儒未逮至如李
空同論道與事要不出晩宋末議獨變其音節艱其辭
句模擬秦漢間俠容狂態策士口吻緣飾而張皇之乃
又木彊乏金玉之潤碎裂非江河之浸古人有云若正

言則人人知之矣其間皆韓蘇所不屑乃曰薄韓蘇不為豈不誣哉于是容不能難而歐胡二子聆之大省退取六七公文讀之良然亦始知讀六七公文有味乎其言也鷄貌不揚喜詆諧善謳引滿謳發音嘹喨如簫管士大夫始以貌易之及浹談謔爭親狎之已而病卒短嗣亦無遺文可採録識者莫不悲云

論曰三子之生咸在閭左右跡其少已敏辨有文采豈不稱一時才子哉昔文考子安咸有著作流後代以時

無經生時義繫維其奇逸故能擒藻以傳若三子則繫
維之者楷矣寧責著述哉予邑上世人文不可殫知明
興劉尚書王竹亭昆弟又陳海桑蕭正固以逮楊文貞
王文端二公咸遠為端緒為一代文區而其間布衣居
多弘正嘉靖間歐陽侍御雲少宰鐸宗伯陳尚寶昌積
尚寶旗凡工曹德文曾廣平雲康漳浦愬曾靈壁洋尹
合州宗武次第以文起而布衣則時有劉公鴻及蕭輝
氏頊者揚迺政載鳴歐陽工曹紹慶咸踵修先哲之業

其間天資卓絶則遜三子而三子又以布衣終甚哉才難而才之出乃不俾傑然者享爵禄壽考與鳴國家之盛上踸諸大老相映照豈三子者修短局諸命限抑一邑之分數固使然哉悲乎予負三子迄皓首固陋無能有樹以藉甚斯世靡足為三子者表予慚矣慚矣已未予寓都中夢陳仁甫癯然麻服杖而拜予乞文予訊曰為親乞邪為自乞邪未答寤而報仁甫已客死予雅欲為三子撰述會病未逮今聞仁甫子樞又淪逝矣而良弼

子宋卿既長甚欲得予銘之予不遑銘比自懼晚暮終不逮也故傳如右其它若亡友歐陽生昌曾君于軏咸有文采彬彬則別有稱述兹不載

衡廬續稿卷十一